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Pourquoi  
tout n'a-t-il  
pas déjà  
disparu ?**

**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Jean  
Baudrillard**

[法] 让·鲍德里亚 著

张晓明 Jean-François Petit de Chemellier (薛法蓝)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 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法] 让·鲍德里亚 著

张晓明 Jean-François Petit de Chemellier (薛法蓝)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 (法)让·鲍德里亚著; 张晓明, (法)薛法蓝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7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18414-7

I. ①为… II. ①让… ②张… ③薛… III. ①现代哲学-法国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286 号

«Pourquoi tout n'a-t-il pas déjà disparu?» & «Carnaval et cannibale»  
by Jean Baudrillard

© Editions de l'Herne, Paris 2008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Agence Astier-Pecher Paris and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s copyright © 2017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5-00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一兵

书 名 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著 者 [法]让·鲍德里亚

译 者 张晓明 Jean-François Petit de Chemellier(薛法蓝)

责任编辑 陈蕴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6.75 字数 62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8414-7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Pourquoi tout n'a-t-il pas  
déjà disparu ?  
Jean Baudrillard**

# 激进思想天空中不屈的天堂鸟

——写在“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出版之际

张一兵

传说中的天堂鸟有很多版本。辞书上能查到的天堂鸟是鸟也是一种花。据统计，全世界共有 40 余种天堂鸟花，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有 30 多种。天堂鸟花是一种生有尖尖的利剑的美丽的花。但我更喜欢的传说，还是作为极乐鸟的天堂鸟，天堂鸟在阿拉伯古代传说中是不死之鸟，相传每隔五六百年就会自焚成灰，由灰中获得重生。在自己的内心里，我们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所引介的一批西方激进思想家，正是这种在布尔乔亚世界大获全胜的复杂情势下，仍然坚守在反抗话语生生灭灭不断重生中的学术天堂鸟。

2007 年，在我的邀请下，齐泽克第一次成功访问中国。应该说，这也是当代后马克思思潮中的重量级学者第一次在这块东方土地上登场。在南京大学访问的那些天里，

除去他的四场学术报告，更多的时间就成了我们相互了解和沟通的过程。一天他突然很正经地对我说：“张教授，在欧洲的最重要的左翼学者中，你还应该关注阿甘本、巴迪欧和朗西埃，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说实话，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陌生的名字。虽然在2000年，我已经提出“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概念，但还是局限于对国内来说已经比较热的鲍德里亚、德勒兹和后期德里达，当时，齐泽克也就是我最新指认的拉康式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代表。正是由于齐泽克的推荐，促成了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开始购买阿甘本、朗西埃和巴迪欧等人学术论著的版权，这也开辟了我们这一全新的“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之所以没有使用“后马克思思潮”这一概念，而是转启“激进思想家”的学术指称，因之我后来开始关注的一些重要批判理论家并非与马克思的学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甚至干脆就是否定马克思的，前者如法国的维里利奥、斯蒂格勒，后者如德国的斯洛特戴克等人。激进话语，可涵盖的内容和外延都更有弹性一些。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开始成为国内西方左翼学术思潮研究新的构式前沿。为此，还真应该谢谢齐泽克。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激进思潮呢？用阿甘本自己的指认，激进话语的本质是要做一个“同时代的人”。有趣的是，这个“同时代的人”与我们国内一些人刻意标举的“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的构境意向却正好相反。

“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巴特语）。不合时宜，即绝不与当下的现实存在同流合污，这种同时代也就是与时代决裂。这表达了一切**激进话语**的本质。为此，阿甘本还专门援引尼采<sup>①</sup>在1874年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尼采自指“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他在此书“第二沉思”的开头解释说，“因为它试图将这个时代引以为傲的东西，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一种无能和一种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被历史的热病消耗殆尽，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sup>②</sup>。将一个时代当下引以为傲的东西视为一种病和缺陷，这需要何等有力的非凡透视感啊！依我之见，这可能也是当代所有激进思想的构序基因。顺着尼采的构境意向，阿甘本主张，一个真正激进的思想家必然会将自己置入一种与当下时代的“断裂和脱节之中”。正是通过这种与常识意识形态的断裂和时代错位，他们才会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乡愁**和把握他们自己时代的本质。<sup>③</sup>我基本上同意阿甘本的观点。

阿甘本是我所指认的欧洲后马克思思潮中重要的一员大将。在我看来，阿甘本应该算得上近年来欧洲左翼知识

---

①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德国著名哲学家。代表作为《悲剧的诞生》(187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论道德的谱系》(1887)、《偶像的黄昏》(1889)等。

②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to Life", in *Untimely Meditations*, trans.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0.

③ [意]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群体中哲学功底比较深厚、观念独特的原创性思想家之一。与巴迪欧基于数学、齐泽克受到拉康哲学的影响不同，阿甘本曾直接受业于海德格尔，因此铸就了良好的哲学存在论构境功底，加之他后来对本雅明、尼采和福柯等思想大家的深入研读，所以他的激进思想往往是以极为深刻的原创性哲学方法论构序思考为基础的。并且，与朗西埃等人1968年之后简单粗暴的“去马克思化”（杰姆逊语）不同，阿甘本并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反倒力图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当下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以生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更为深刻的批判性透视。他关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紧急状态”（国土安全法）和收容所现象的一些有分量的政治断言，是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要为之恐慌的天机泄露。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地方。

朗西埃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得意门生。1965年，当身为法国巴黎高师哲学教授的阿尔都塞领着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潮向着法国科学认识论和语言结构主义迈进的时候，那个著名的《资本论》研究小组中，朗西埃就是重要成员之一。这一点，也与巴迪欧入世时的学徒身份相近。他们和巴里巴尔、马舍雷等人一样，都是阿尔都塞的名著《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 1965）一书的共同撰写者。应该说，朗西埃和巴迪欧二人是阿尔都塞后来最有“出息”的学生。然而，他们的显赫成功倒并非因为他们承袭了老师的道统衣钵，反倒是由于他们在1968年“五月风



暴”中的反戈一击式的叛逆。其中，朗西埃是在现实革命运动中通过接触劳动者，以完全相反的感性现实回归远离了阿尔都塞。

法国的斯蒂格勒、维里利奥和德国的斯洛特戴克三人都算不上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人物，他们天生与马克思主义不亲，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还抱有敌意（比如斯洛特戴克作为当今德国思想界的右翼知识分子，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在他们留下的学术论著中，我们不难看到阿甘本所说的那种绝不与自己的时代同流合污的姿态，对于布尔乔亚世界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激进话语。斯蒂格勒继承了自己老师德里达的血统，在技术哲学的实证维度上增加了极强的批判性透视；维里利奥对光速远程在场性的思考几乎就是对现代科学意识形态的宣战；而斯洛特戴克最近的球体学和对资本内爆的论述，也直接成为当代资产阶级全球化的批判者。

应当说，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尊严倒地，良知与责任在冷酷的功利谋算中碾落成泥的历史时际，我们向国内学界推介的这些激进思想家是一群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严肃而有公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当前这个物质已经极度富足丰裕的资本主义现实里，身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的他们依然坚执地秉持知识分子的高尚使命，努力透视眼前繁华世界中理直气壮的形式平等背后所深藏的无处控诉的不公和血泪，依然理想化地高举着抗拒全球化资本统治逻辑

的大旗，发自肺腑地激情呐喊，振奋人心。无法否认，相对于对手的庞大势力而言，他们显得实在弱小，然而正如传说中美丽的天堂鸟一般，时时处处，他们总是那么不屈不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明证，内心的理想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法征服也是力量最大的东西，这种不屈不挠的思考和抗争，常常就是燎原之前照亮人心的点点星火。因此，有他们和我们共在，就有人类更美好的解放希望在！

## 序

2012年10月，南京大学发起并组织了一场关于让·鲍德里亚思想的研讨会，会议聚集了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多位学者，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这次研讨会以令人愉快的方式赞赏了我们彼此间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特别具有产出力，让很早便表现出的对于中国思想的兴趣已然证明了这一点。

最令他感兴趣的是庄子。他并非研究庄子的专家——专家的言论并不为他所看重——也没有专门以庄子作为其思想的来源，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流于事物的浅表了。这位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同荷尔德林（Hölderlin）、兰波（Rimbaud）、尼采（Nietzsche）抑或阿尔托（Artaud）一样，阅读其著作对让而言具有关键意义，却并未因此成为他必然的参照。

让任由这种阅读慢慢地渗入自身，化作其思想的组成部分，如生命体新陈代谢般从中汲取养分，重新梳理自己

的思想……却很少再提及昔日读过的内容（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忘！）。然而这种阅读却帮助他思考，帮助他摆脱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并且颇具悖论意味地帮助他消除一切印迹。

这里涉及他从独特的角度加以思考的那个宏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占据了他生命中的部分时光，直至去世。《为何一切尚未消失？》（*Pourquoi tout n'a-t-il pas déjà disparu?*），这一将本文集所收录的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的重要设问，被我们选定为文集的标题。

对我们而言，此行的与众不同之处，同时也是特别令人感动之处，是观察到中国学者以一种极度的细腻去面对这一独特的思想——既清晰明澈又迷雾重重，既明白易懂又晦涩难解，既凸显意义又消解意义。

我们在南京以圆桌会议的方式，围绕一些并不总是学术性的话题侃侃而谈时（为何我回想起这些时刻便总觉得意犹未尽？），已经默默认同了让·鲍德里亚思想的根本活力之一，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活力，在于——尽管学者们围绕其理论的方方面面相继发表博学的见解——它所蕴含的秘密。

我们没有觉得中国的东道主们试图破解让的著作——过多的阐释也许会抵消其力量——或是将其同某种思潮抑或某种业已得到公认的影响联系起来，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如实地对待让的著作，尊重其形式和其间的一字一句，它们所蕴含的秘密也正在于此。

海德格尔有言，思考即感谢——中国的东道主们让我们有机会经历这样一段令人心身愉悦的时光，怎能不对他们道一声谢谢呢？

玛琳·鲍德里亚<sup>①</sup>

2016年8月20日于巴黎

---

<sup>①</sup> 玛琳·鲍德里亚 (Marine Baudrillard)，让·鲍德里亚遗孀，曾作为特邀嘉宾参加2012年10月13日至14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的“鲍德里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书未标明“原注”的注释均为译注。)

## 目 录

狂欢节与食人族——世界对抗的游戏 .....	001
恶会腹语 .....	021
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	059

## 狂欢节与食人族——世界对抗的游戏





我们可以再度从马克思关于历史的那句名言——历史首先作为真实事件（*événement authentique*）发生，随后则如闹剧般重演——出发。我们可以据此将现代性设想为一场肇始于西欧的冒险和一出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在输入西方宗教的、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价值标准的所有地方不断重演的巨大闹剧。这种“狂欢化”（*carnavalisation*）经历了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基督教福音传播、殖民化、去殖民化和全球化阶段。我们较少注意到的是，与这种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和支配行为（其模式——不仅是科技和军事层面的，还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似乎是难以抗拒的）相伴的，是一种奇特的返转（*réversion*）现象。在这种返转中，强权逐渐被其狂欢化的对象所削弱、吞食和“噬啮”（*cannibalisé*）。这种无声噬啮的原型，即其某种程度上的原始场景，或许是在16世纪的巴西累西腓<sup>①</sup>举行的

---

<sup>①</sup> 累西腓（Recife），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巴西第五大城市，从15世纪开始受葡萄牙人殖民。